构筑时代的精神高地

■陈先义

文艺观察

观文艺之象，发思想新声

近年来，每逢元旦春节、五一国庆、学生寒暑长假，或者党和国家的重大会议、重要庆典，我们都会看到一种“现象”，那就是中央电视台（包括地方卫视）的上下午或晚间黄金时段，都在轮播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史诗性作品，有时甚至每天连播四、五集。比如：《长征》《延安颂》《太行山上》《解放》《寻路》《辛亥革命》《换了人间》等等。对此，社会反响非常好，不但孩子们说好，老人们也普遍称赞。观众的许多历史知识就是通过看这些电视剧作品获得的。现在很多青少年对党和军队的历史已经产生极大兴趣，这种态势的形成，不得不说和这类主旋律电视剧的影响有关。

这些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的、大力弘扬主旋律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有很多都是出自已经年近八旬的老作家王朝柱。细数起来，王朝柱埋头进行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已经20余年。20余年间，捧出了20余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作品，王朝柱绝对堪称现象级作家……

2019年3月，中国的戏剧舞台出现两个热点，一个在北京，另一个是西安。北京的话剧舞台上演了一部话剧《苍穹之上》。该剧让观众们看到了优秀的知识分子和科学家们为了国家、为了人民忘我奋斗的英雄精神，看到了新型战机研制的艰难曲折的历程。这样一部给人民长信心、给军队长士气的大戏，让观众对民族戏剧、对祖国的未来充满了希望。

在西安，一部名叫《柳青》的话剧在春节前后引发关注和好评。除了出于对大作家柳青的怀念和喜爱，人们更是要看编导们是怎么用话剧的形式，把一部文学经典的故事与作家本人、剧中主人公的命运融合在一起，成为让人感动的戏剧精品。

该剧上演后，西安话剧院接到的赴外地演出的邀请已经排成了长长的名单，这就是艺术的魅力。就在这两部戏热演的同时，话剧《共产党宣言》《支部建在连上》《麻醉师》《三家巷》、歌舞剧《沙湾纪事》等一批剧目，也在被多个省级文艺团体紧张改编排演中。话剧《苍穹之上》《柳青》以及上述这一大批优秀作品，都出自著名作家唐栋之手。

老作家唐栋笔耕不辍，20多年间，创作了近30部作品，不仅数量众多，而且质量上乘。这些作品都是歌颂党和军队的革命历史的主旋律作品。《天籁》《红帆》《回家》《共产党宣言》等，曾经为中国戏剧界津津乐道，对中国当代戏剧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

王朝柱和唐栋用他们的作品诠释了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广阔天地和价值。

这些年，影视也好，戏剧也罢，都很热闹。关于演员片酬和收视率的话题轮番吸引着观众的眼球，你方唱罢我登场。王朝柱和唐栋，他们始终坚持心无旁骛、气定神闲、埋头创作，始终坚持着“三不变”的创作原则。一是对党和人民忠诚的创作态度不变，二是以人民为中心、表现伟大革命和建设的主题不变，三是不被金钱绑架的原则立场不变。王朝柱的手里多了一根拐杖，却依然像一个刚刚出征的战士。而唐栋，从西北写到南疆，从血气方刚的小伙写成了一个年近七旬的老人，用作品竖起了一尊又一尊英雄的雕像。

王朝柱和唐栋各自都是现象级的作家，他们的存在更是一种无法回避的文化现象。诚然，人民需要多种多样的艺术鉴赏，但是绝不能回避代表我们时代发展进步的主流声音。试想，当我们的孩子都去看表现宫廷勾心斗角和宣扬厚黑学的电视剧，看那些三观不正、宣扬三角恋的作品，恐怕任何一个家长都会心生焦虑。从这个意义上说，王朝柱和唐栋的创作是在为我们的时代构筑精神的高地，我们应该为两位老作家击节叫好。

春天（中国画） 王东方作

文艺评论

长征

第4514期

致敬英雄的青春之歌

——话剧《历史的天空》三人谈

谈艺观象

深度对话，解读现象

剧照摄影：俞根泉

谷海慧：将一部长篇小说搬上话剧舞台，从来都是对编导者的巨大挑战。尤其那些因文学成就而获得极高荣誉，或以其他艺术形式呈现而广为人知的作品，要在舞台限定的时空内完成故事讲述、人物塑造、主旨传达，更是对主创功力的考验。

近些年，这种类型的改编并不鲜见，但并非都能获得观众和戏剧评论界的认可。《白鹿原》《推拿》《平凡的世界》《繁花》《一句顶一万句》等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在搬上舞台后都曾成为话题剧。近日，另一部戴着茅盾文学奖桂冠、并曾因被改编成电视剧而风靡一时的作品——《历史的天空》也走进了剧场，在舞台灯光下接受观众的检验。

不同于前面提到的或由大院团出演、或由名导演加持的作品，《历史的天空》是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军事文艺创演系2014级学员的毕业大戏，属于校园戏剧的范畴。然而，就选材角度、人物刻画、艺术表现、剧场效果等方面看，它远超一般意义上的校园戏剧的水平。

在我看来，编导者在选材上极聪明。小说原著是饱含历史情怀的，作者徐贵祥在讲故事的同时，构筑了一个宏大的历史叙事结构，涵盖了半个世纪以来中国革命和社会变革的历程。“历史”是小说的重头戏，作品的厚重感也由此而生。如果用一部话剧全面覆盖这些历史阶段，显然是吃力的，而且一定不讨好，因为那样就会匆促而零碎，难以聚拢故事主线、聚焦主要人物。为此，话剧编导赵晶晶巧妙地选择了原著的一个历史时期——抗日战争时期，亦即主人公梁大牙等投身革命的青年男女的“芳华岁月”。而青春芳华，是一本写不完的书。与它相伴的，是热血、理想、爱情，是斗争、成长、重生。

事实上，特殊历史背景下的革命与爱情，恰是话剧《历史的天空》青春叙事的着眼点。梁大牙对“革命”的认识与觉悟过程，就是他对东方闻音锲而不舍的爱恋过程。舞台剧着力强化和突出了这一点，梁大牙的成长与东方闻音密不可分。毫不夸张地说，东方闻音就是梁大牙的“精神母亲”。这里，爱情是青春叙事的主题，也成为推进情节的原动力。编导选材上的用心，一方面有利于规定时空内矛盾的集中，另一方面也与校园戏剧演员的年龄、气质吻合。

从历史叙事转向青春叙事，如何把握叙事结构就显得尤其重要。原著虽以梁大牙为主人公，但时间跨度长、涉及人物多，结构方式是花开几朵、各表一枝。而舞台剧在选取“芳华岁月”的革命与爱情时，将重点聚焦在了梁大牙身上，因此主人公性格非常突出。从头至尾，剧作的每一个事件都有助于刻画人物性格。为此，甚至一些原著中仅一笔带过的情节，在舞台上也被放大，成为令人难忘的细节。

比如梁大牙要求士兵跟他换鞋，在原著中只是一句话交代，舞台上却成为非常能表现人物霸道性格的戏剧动作。正因为这样的戏剧动作突出了梁大牙最初参加革命时的匪性、野性，他后来的觉悟与成长才显得格外有意义。因为几乎所有事件都围绕梁大牙性格和成长设计，全剧三十几场戏在用时、用力上虽较为平均，但也不显得零散，反而透出编导者的从容。总体看，导演的舞台节奏把握得非常好，每场戏都有看点，转场时又非常利落，毫不拖沓。舞美简洁，布景富于时代性和地域性特征；灯光明暗间，换景几乎无缝对接，可见准备之充分。作品灯光和音响的使用也恰到好处。人物独白时的顶光、舞台交流时的满台光，都极为自然。歌舞可以说是全剧的亮点，开场的结婚秧歌、中间的插秧歌等，渲染了气氛，也对情节构成补充说明。尤为可贵的是，这类歌舞的使用非常有节制，没有喧宾夺主。

话剧《历史的天空》站在文学的肩膀上，截取小说原著中最具青春神采、最有戏剧性的一部分，既高扬了民族大义，彰显了英雄大勇，又完成了对革命、爱情与成长的精神认同。作为一部校园戏剧，它为中国当代戏剧培养了新生力量；作为一部军旅戏剧，它是新时代里一曲强劲的青春之歌。

程倩：话剧《历史的天空》是作为教学剧目创作演出的。演出该剧的是学院戏剧影视表演专业的学员，平均年龄只有22岁。作为教学单位，学院要通过作品培养人才，满足教学的需求。因此，为使学员更好地理解人物、贴近人物，编剧、导演赵晶晶对原著进行了较大的调整改编。截取了原著的前半部，着力展现青年梁大牙走上革命道路、与东方闻音相爱、在战火中日益成熟的心灵成长史。剧中的主要人物梁大牙、朱一刀、陈墨涵、韩秋云，是一群由于家国破碎而寻找出路的青年，他们身上跳跃的生命活力和青春气息与年轻的扮演者有诸多相通之处。学员们以他们火热的青春和生命的激情努力去贴近舞台上那一颗颗年轻的心灵，共同点燃了舞台上的战火青春。

英雄和崇高是军事文学一贯的美学追求。进入新世纪，一批“另类英雄”或曰“个性张扬的英雄”形象接连涌现，而梁大牙可以说是他们当中最“另类”的一个。在他的身上，除了拥有英勇、机智、坚毅等英雄品质，还有着凡人的缺陷。乡野的粗俗、江湖的义气、生意人的狡黠是他的性格标签。饰演梁大牙的演员崔天啸外形英俊、清秀，与梁大牙的“匪气”“粗俗”毫不沾边。为了贴近人物，崔天啸的切入点就是侠义。主人公身上的“义气”既是其违反规则、做出出格行为的动因，也是观众接受和喜爱他的重要原因。从“侠义”出发去寻找人物形象的种子，人物的“正”和“邪”都有了归宿，获得了统一，崔天啸的形象塑造也得到了观众的认可。

话剧《历史的天空》自2018年创作演出以来，一直在不断地修改打磨，努力使作品获得更高的艺术品质。在笔者看来，话剧《历史的天空》激情浪漫有余，理性思索不足，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在此提出建议供创作者参考。原著小说的历史跨度极大，人物命运的跌宕与历史洪流的变幻相互映照，有一种深邃和高远的气象。但是在话剧里，编剧选择了在人物命运达到高潮时戛然而止，这样的处理削弱了作品的思想深度。

我想，情感激荡与理性思索的双重满足，才是观众走进剧场的审美期待，仅靠单纯的情感渲染已经很难打动今天的观众了。笔者以为，借鉴古希腊悲剧三联剧的演出方式，将这部长篇小说分成三部，分别上演，演绎梁大牙完整的人生悲剧，倒不失为一种可以尝试的探索。

张志强：看戏之初，我是为赵晶晶和她的学生们捏着一把汗的。不过，当演出渐入佳境之时，我的内心油然而生一种敬意。赵晶晶和她的学生们居然把这样一个体量巨大、跨度惊人的作品打碎、重组、再现，做得合情合理合规。甚至一些原作者徐贵祥认为无法解决的难题，她都用场景的转换解决掉了。赵晶晶化繁为简，敲碎骨头剔出肉，放汤加料，文火慢炖，居然煨出一锅鲜汤美味。她又化难为易，四两拨千斤，把小说叙事用形体和对话自然合理地解构了，这是非常难得的。

此外，让我眼前一亮的是徐杨的舞美设计。他不仅理解了导演的意图与倾向性，更重要的是理解了原作无法表现、却暗示在文字中间的那些隐藏的意图。可以说，徐杨的舞美设计是在导演之外的另一种解读，而这种解读相当逼近了原作者和改编者两个创造者的心思。他把写实与意象、人物与环境、粗犷与细腻、色彩与情绪都渲染到了一种恰当的地步，精彩甚至惊艳。

话剧《历史的天空》在导演、改编、舞美和音乐创作等方面都很成功。但是，从表演来看，却并非那么令人满意。不是演员不努力，而是过于努力，不是做得不够，而是做得太满了，以至于有些用力过猛。演员应当是在吃透了导演意图的情况下去卖力，不能只是以叫喊卖力，否则就会显得空洞而单薄。

换句话说，每一个演员都应当知道他们所表演的是“历史的天空”，而不是“现实的游戏”。人物预设的表演空间是要流血牺牲的抗战的“历史的天空”，人物是处在整体上紧张的、时时要送命的历史事件中，是置身于生命涅槃和精神重塑这个重大气氛中的。心里装着这样的“事”再在舞台上出出进进，他们的内心应该充满着对生的渴望与对未来的向往。演员要明确地感知到，他们的背后站着种种不确定和不可琢磨的现实。一个演员的表演不仅要有张有弛，要有节奏意识，还有实现人物和实现导演意图的意识。

由此，我想到了西西弗斯，那个神话中的大力士。他不断地把巨石推向山顶，每次都在快要成功的时候，巨石却滚落下来。然后，他再使劲地向上推，不断地重复着这个动作，世人从中看到了对抗、精神和信仰。我想，赵晶晶或许就像那位大力士西西弗斯，用力地推动着这个巨大的作品。我们为她鼓掌加油，并期盼着她一鼓作气，最终把巨石推上顶峰。

在“历史的褶皱”之间

■房 伟

创作心语

耕耘人文，探寻崇高

学术研究之余，我一直对抗战史料保持兴趣。我发现了很多令人惊讶，也令人慨叹的细节。如何能写出别具一格的历史小说？我带着疑问，开始了历史小说创作，就有了这部中短篇历史小说集《猎舌师》（作家出版社2019年3月）。

写作这组小说，是基于我对目前历史小说创作现状的一些反思。一是当下历史小说创作，大多是鸿篇巨制，中短篇历史小说相对来说不发达。中短篇历史小说，既要写得好看、吸引人，又要尊重历史事实，弘扬正气，更考验作家在历史理性精神与文学想象之间的“拿捏处理”，其难度并不小于长篇历史小说，也有独特的艺术价值。二是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特别要警惕新历史主义对中国历史题材文艺创作造成的伤害。很多所谓具有“后现代”意味的“新历史小说”，如果考察其精神内核，除了虚无之外，更靠近古代传奇演义。理解人性复杂性，追求历史新视角，必须要尊重爱国主义情怀。特别是抗战题材叙事，必须培养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增强“中国故事”与“中国想象”的文化主体魅力，而不是“翻鏊子”，无原则解构亵渎，流于奇观叙事。三是开拓“心灵史”叙事的可能和空间。我们的历史文学，有不少作品过于关注外部战争场面、历史事件等，缺乏对历史人物心灵史的塑造。而无论大人物，还是普通人，不同个体的心灵与历史之间的张力，也是塑造民族国家刚健自强精神的重要向度。四是改变历史小说过于沉闷乏味、缺乏“文学性”的问题。我力争在这十八篇小说之中，每篇都采用一种不同的写法，既尊重历史事实，又充分发挥历史文学的想象性。

我认为，好的历史小说应具有以下几个标准。首先，应体现出一种历史理性精神，即尊重史实，尊重人性，在尊重个体生命的基础上凸显历史伟力，寻找伟大的历史叙事精神。这种叙事精神，表现着历史庄严的辩证法，承载着历史的复杂、严峻与温情。反观中国部分历史小说，要么是随意地变形夸张、虚构模拟，要么戏仿戏说，存在着历史虚无主义倾向。其次，好的历史小说，应有一种地域主体特质。我们必须在历史小说之中，塑造中国的文化主体力量，才能真正地使得我们的文化具有强大的魅力和吸引力，也具有源源不断的文化再生能力。再次，好的历史小说，应该处理好历史偶然性、细节性和总体性的关系，为历史注入文学的光芒与魅力。

《猎舌师》系列创作开始于2016年初，我一口气写出了十八篇长长短短的抗战题材历史小说。《中国野人》《副领事》《起义》《花火》《猎舌师》等小说都有历史事件或人物的原型。有的则只有一点历史的影子，如《红龙》再现了宏大历史与个人的隐秘纠葛。有的小说则完全虚构，甚至和现实发生某种关联，如《白光》《指南》，批判并反思当下有的人对历史的遗忘和改写。我试图展示那些战争横截面，有的是决定历史的时刻，有的则是普通人的生命瞬间，进而表现战争给民族国家、生命个体带来的创痛，揭示战争背后复杂的人性冲突，探究历史深处的种种可能性。

具体而言，《中国野人》偏重体察刘连仁在严酷环境中艰苦卓绝的求生历程，彰显自尊自强的精神。《副领事》则聚焦战争的残酷对人性的伤害，也表现了中国军人和警探的爱国之情。《猎舌师》既表现了中国厨师的复仇，也写了中日厨艺之间、中日文化之间的微妙关系。《杀胡》写出了战争中人性的幻灭，《七生莲》则重点表现中国民间抗日英雄的故事，展现中国民间文化特色，也展现中国人的反抗精神。《起义》写出身患绝症的抗日将领最后的光荣和功绩，《还乡》则以女记者回故乡调查为线索，试图揭开抗战期间一桩惨案的内幕。

全球化浪潮下，人类整体上面临着严峻挑战，未来的走向还存在着很多不确定的因素。正因如此，我们对历史的文学书写，就显得越发重要。对历史的好奇心和想象力，会引导我们探寻历史的褶皱和可能性，给人类的存在提供更多的选择维度、生存勇气与思想的力量。

社址 北京阜外大街34号 电报挂号 6043 邮政编码 100832 查询电话 66720114 发行科电话 68586350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第0170号 广告部电话 66720766 月定价 20.80元 零售 每份0.80元 昨日（北京版）开印3时20分 印完4时40分